

蜂云

8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蜂云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8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序 言

《蜂云》究竟是不是紧接着《蓝血人》在报上刊出的，已经十分难以查考，但大抵是在那个时期。卫斯理一直十分厌恶鄙视情报工作人员，认为那一类人，绝无人性好的一面可言，其一生致力任务、行动，全部和人性好的一面，背道而驰。《蜂云》十分强烈地表达了这一点，而这种观点，几乎贯彻在所有的卫斯理故事之中——卫斯理对特务，是没有好感的！可是，也有着更深一层的追究，可以在文内找到。

蜂云的设想也相当奇，但由于是早期的作品，所以外星生物的《外星》，还未曾脱出太阳系的范围，比较而言，“小儿科”和《蓝血人》的土星相似，《蜂云》选择了海王星，其实，大可选些几百万光年之外的星座，甚至假设第二宇宙，像后来的一些作品那样。

蜂云的结束部分相当可怖，高兴的是，写在大批类似的西方电影盛行之前许多年。

卫斯理

一九八六、八、十八

第一部：地球上的奇迹

这一天，对别人来说，可能是平常的一天，和其他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；阳光明媚，秋高气爽。但是对陈天远教授和女助手殷嘉丽来说，却是最不平常的一天。

陈天远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生物学家，本来是在美国主持一项太空生物的研究工作的，因为此处一间高等学府的主持人是他的好友，而这间高等学府的生物系又亟需要一位教授，所以才将他聘来。

陈天远教授虽然离开了美国，但是却并没有放弃他的研究课题“海王星生物发生之可能。”

陈天远教授的这项研究工作，可以说不算得十分复杂，他只需要一间实验室就行了。

人类虽然还未到达离地球最近的行星，但是，派出去的飞船，却已经到达了十分遥远的太空，将一些星球表面上的情形，拍摄成照片，汇集成资料，使得地球人对这个星球有深切的了解。

海王星距离地球二十七万万哩，若说它和地球有什么相似的地方，那就是它只有一个卫星，这和地球只有一个月亮是相同的。

由于海王星离开地球很远，在太空探索的计划中，它并不重要，陈天远教授之所以会去研究“海王星生物之可能”，那完全是因为太空署的一项错误所造成的。

去年，在该署的主持下，向金星发射了一枚火箭，是准

备去搜集有关金星的一切资料的，但是因为计算上极其微小的错误，这枚火箭以及它所携带的仪器，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到达金星附近，它脱离了飞行轨道，竟不知去向了。

当时，全世界的雷达追踪站，都曾协力追踪这枚火箭的下落，但是却没有结果。

美国方面，也已放弃了这项探索金星的研究计划，只留下了几个雷达工作人员，注意着那枚火箭有关的雷达系统。

这样做的原因，是因为这枚火箭，始终没有毁灭的迹象，这证明了火箭还在太空中飞行，只不过人们不知所知在何方而已。

七个月后，地球上的雷达系统，突然接到了那枚火箭上所携带的仪器拍回来的大批资料，这一大批资料，是关于一个星球表面上的情形的。

太空专家们忙碌了几个月，才研究出这份极其完善的资料，竟然是有关海王星的，那枚火箭在脱离了轨道之后，竟到了海王星的附近。

但海王星是不在太空探索计划之内的，于是这份资料便被搁置了起来，直到被陈天远教授发现。陈天远教授审视了这份资料，判断海王星上可能有生物存在。于是，他就按照资料上所记载的气压、空气的成分，海王星表面上的岩石成份、温度，建造了一个实验室。

那个实验室，人是不能进去的，因为里面的情形，几乎完全和海王星相同。陈天远教授在建立了这个实验室大半年之后，应聘而来，他将这实验室也带了来，当然，附属于实验室的许多机械，也一齐带来，安装在实验室的旁边，如气

压增加仪，温度调节仪等等。

这些器械，必须日夜不停地发动，以维持实验室中的一切和海王星表面的情况。

当然，这些机器在发动的时候，会发出许多噪声来—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和陈天远教授做邻居的原因。

陈天远教授所选择的住处十分僻静，是在郊外。但是在他居处的二十码处，另有一个富人，早就建造了一座别墅。

当陈天远教授和他的实验室搬来之后，不到一星期，那个富翁就搬走了，反正他是真正的富翁，绝不止一幢别墅，空置一幢，也根本不放在心上。

我在那时候，心情很不好，所以想要找一个地方静养一下，我想起了这个富翁朋友，他想起了那幢别墅，他告诉我如果不是怕时断时续的机器声的话，那幢别墅倒是十分好的休养所在。

本来我也是怕吵的，但是我听得近邻者是个知名的学者时，我又变得不怕吵了。我搬到了那幢别墅中，一连七八天，我甚至未曾看到陈天远教授，只看到他那美丽的女助手。

他的女助手殷嘉丽，是那间高等学府的助教，年纪很轻，而且美丽得不很像一个助教。

那天早上，我正在阳台上享受着深秋的阳光，听到在离我所躺的地方，只不过二十来码处，发出她尖声的呼叫，我立即一跃而起，循声望去。

殷嘉丽正穿着白色的工作服，她双臂挥舞着，从那间密封的长方形的实验室中，冲了出来，向屋子中奔去，口中尖

声地叫着：“陈教授，陈教授，他出现了，他真的出现了，我看到他了！”

我被殷嘉丽的话一惊，“他”是什么人？难道有什么歹徒，在袭击殷嘉丽么？

我几乎没有考虑，翻身跃下栏杆，从很高的露台上跳了下去，身子弹起，便向前奔了过去。

当我翻过陈教授住宅的围墙时，有两个人以充满奇异的眼光望着我。

一个是殷嘉丽，我们不止见过一次了，另一个，是一个看上去神情十分严肃的中年人。

那中年人踏前一步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想作什么？”我知道我自己已造成一个误会了。我连忙道：“我是你们的邻居，刚才我听得这位小姐的高呼，我以为是发生了什么意外——”

我的话还未曾说完，那中年人和殷嘉丽，便同时发出了“哼”地一声，齐声道：“请你出去！”

他们两人下了逐客令，可是又不等我出去，便匆匆地向实验室走去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将实验室的厚门，重重地关上。

我尴尬地站在那里，老实说，我是很少被人这样奚落的。我一个转身，想要离去，但是我又决定等他们出来，好向他们表明，我绝不是他们想像之中的那种人。

我正设想着我应该怎样措词之际，实验室的门，又被打开了。

我回头看去，只见那中年人——他当然是陈天远教授了——跳着向外走去。我实在难以相信，像他那样的一个学

者，神情又是如此庄严的人，竟然会跳跳蹦蹦着向前走过来。

我正在惊愕间，他已经到了我的面前，一伸手，按在我的肩上。

这时，我才注意到他的面上，现出了狂喜的神情，他大声道：“朋友，它出现了！”

这句话他是用英文说的，所以我知道他说的是“它”而不是“他”。

我还未及询问，陈天远教授又说道：“朋友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恰在这时候出现，请来分享我们的一份快乐，你来看，你来看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拉着我，向实验室走去，我不知道陈天远教授发现了什么，使得他如此兴奋，对我的敌意完全消除了。

他一直将我拉进了实验室，我一跨进门去，是一间小小的工作室，一架十分大的显微镜，正放在工作桌上，而殷嘉丽则正在显微镜前观察着。

她听到脚步声，却并不回过头来，道：“教授，它分裂的速度十分惊人，相互吞噬——”

陈天远道：“你让开，让我们这位朋友看看。”

殷嘉丽侧了侧身子，她美丽的眼睛，瞪了我一眼，我报以一个微笑，来到了显微镜前，我先看了看显微镜的倍数，是三千倍的。

我凑上眼睛去，我看到几个如同“阿米巴”变形虫似的东西，正在蠕动着、分裂着，数字一倍一倍地在增加，越来越

多。

但是相互之间，却也拼命在吞噬，转眼之间，便只剩下一个，而那一个，又开始分裂，不到几秒钟，又到了成千成万个，相互间仍然吞噬着，到最后，又只剩下了一个。这样的一次循环，大约不到二十秒钟，而那种微生物，在吞噬了其它之后，它的体积，看来已大了许多。

它们吞噬的，可以说是它的本身，这种生长的方式，的确是闻所未闻的。

我看了大半分钟，才抬起头来，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陈天远教教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，道：“你听听，他说这是什么东西，哈哈，这个‘什么东西’将是地球上的奇迹。”

我在那时，对于陈天远的实验课题，也还一无所知，我耸了耸肩，道：“那算是什么？要用三千倍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奇迹？”

陈天远教授瞪着我，我刚准备再问时，殷嘉丽已道：“教授，我们该去报告国际太空生物研究协会了。”

陈天远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朋友，你该高兴今天看到了这种生物，因为它是海王星上的生物。”

殷嘉丽又提醒陈天远：“教授，你不该和陌生人讲太多的话。”

陈天远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不错，朋友，你该离开这里了！”我虽然不愿离开，还想进一步满足我的好奇心，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却也不能不走了。

我保持着礼貌，向后退开了两步，但是我的好奇心，却又使我停了下来，明知可能碰钉子，仍然问道：“我所看到

的，究竟是什么？是原形虫，还是变形虫？”

陈天远教授有些悲哀地摇了摇头，那显然是因为我自作聪明的问题，在他听来是太幼稚了。

他再度拍了拍我的肩头，道：“朋友，我很难向你解释明白的，你机缘凑巧，看到了世界上还没有人见过的海王星上的生物，就应该很满足了，走吧！”

我更奇怪了：“海王星上的生物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陈天远不再回答我，向我连连挥手。

我心中想，反正我暂时也不准备搬走。我们是近邻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还怕不明白么？于是我就退了出来，陈天远和殷嘉丽两人，又进了那间实验室。

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，用一具长程望远镜去观察陈天远和殷嘉丽两人的行动，我发现他们两人十分忙碌，到了下午，我命人自市区送来的“偷听器”已经送到了。这种小巧的偷听器在英美各国，已普遍为商业间谍所使用，能够在对街的大厦中，偷听到对面大厦中的秘密交谈，如今我用来偷听陈天远教授和殷嘉丽的交谈，当然这是大材小用了。

只可惜，偷听器是利用特殊灵敏的装置，将微弱的音波放大，所以才能听到人耳所听不到的声音的，所以我听到陈天远和殷嘉丽交谈的同时，实验室旁的机器声，也变得震耳欲聋，使我听不清楚两人的交谈。

我听了两小时，总算也知道了不少有关陈天远教授的事，这就是我写在篇首的那些。同时，我也知道我在显微镜中看到的那种反复地进行“分裂——吞噬”运动的微生物，是存在如同海王星表面情形完全一样的实验室中所产

生的。

我虽然无所事事，但是我在明白了这些之后，好奇心也满足了，这并不是使我感到有趣的事情。

当晚，我一早就睡了，在有规律的机器声中，人似乎更容易入睡。

我不知道我在那一声惊呼声中惊醒的时候，已睡了多久，我可以肯定的是，那声惊呼发出之后不到一分钟，我已经向声音发出的所在，奔了过去。

那一声凄厉、恐怖的惊呼，是从陈天远教授的住处发出来的，我直奔到他住所的围墙之外，我听得在围墙之上，发出一种呻吟声。

当我抬头向上看去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人，双手抓住了围墙上的铁枝，身子正在摇曳不定地晃着，自他的背后，鲜血正汨汨而下。呻吟声当然是那人发出来的，刚才那种惊呼声，自然也是那人所发的了。

我刚想喝问，那人的手一松，整个人，便已经跌了下来，我连忙赶向前去。

时间正当在清晨，天色十分黑暗，当我赶到那人面前的时候，那人动了一下，努力以双手撑起了身子，向我望着。

老天，我见过不少死人，受伤的人，或临死的人，但是我从来未曾见到过一个人在临死之际，面上露出的如此恐怖的神情。

他面上的肌肉，全都作着不规则的扭曲，而且在簌簌地抖动着。他的眼中，放射出恐怖之极的青光，他的喉核，如同跳豆似地跳动着，发出了极其难听的“咯咯”之声。

他只向我望了一眼，撑住身子的手便软了下来，倒在地上，死了。

我连忙俯身去察看 he 背上的伤痕，依我的经验来看，他似乎是被一柄刃口十分窄，但是刀身十分长的尖刀所刺死的。

他死了，当然是被杀死的，那么凶手呢？

凶手可能就在附近，我不应该毫无警惕，正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突然有什么东西，触及我的肩部，我的反应十分快，立即反手向肩后抓去，我握到了一条毛茸茸的手臂。

我立即一俯身，想将握住的那人自我头顶摔过来，跌倒在地上。可是，那条手臂，却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大力一挣，挣了开去。

我大吃了一惊，心想这一次，可能是遇到劲敌了，我连忙转过身来。

当我转过身来，定睛向前看去时，我不禁呆了，而且觉得秋夜似乎出乎意料之外的凉，使得我有毛发直竖的感觉！

不要以为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什么三头六臂的怪物，所以我才如此。绝不是，如果在我的面前兀立着什么怪物的话，那么我第一个反应将是想到如何去对付它，而不是怕它！

可是此刻在我眼前，什么也没有！

我陡地一呆，以背靠墙而立，我想到那个死者临死之前，脸上那种恐怖的神情，我的心中，更是骇然。

我靠墙立了不一会，便听到陈天远所养的狗，奇异而恐怖地呜呜叫了起来，接着，围墙内的屋子便亮了灯，那当然

是陈天远教授起来了。

我不想多惹是非，所以我连忙向我自己的住所奔去，翻进了围墙，我觉得我的手上，似乎粘有什么东西，当我摊开手掌来的时候，我更愕然。

在我的手掌中，粘有三四根金毛。或者说是金刺，金光闪闪，硬而细，那当然是我刚才抓住了那条手臂时粘在我手上的了。

世界上哪一种人——包括喜马拉雅山的雪人在内，手臂上是有生这样的金毛，而又力大无比，来去如风的呢？我自己问着自己，却找不到答案。

我回到了卧室不久，便听到陈天远教授发出了怒骂声。

殷嘉丽白天来工作，晚上是不在的，晚上，只有陈教授和一个男仆，我听到这个高级知识分子，生物学的权威以可怕的粗犷之语咒骂着，也不知他在骂什么人。

二十分钟后，警车到了。

作为近邻，我如果装着什么都不知道，那未免说不过去，所以，我披起衣服，又走了出去。

在陈天远住宅的外面，到了三辆警车，其中有一辆，是有着探照灯设备的，这时正在大放光明，我立即知道事情十分不寻常，因为一件普通的凶杀案，警方在接获报告之后，是断然不会出动那么多人的。

我还未曾走到警车旁边，便被两个便衣人员拦住了去路——这更证明我的猜想不错，普通的案件，根本不必出动便衣人员。

我说明我是附近别墅的住客，那两个便衣人员则“有礼

貌”地请我回去睡觉，只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到新近升了官的杰克中校，驾着一辆电单车。赶到了现场！

杰克的出现，更使我觉得事情比我预料中的重大，因为杰克是秘密工作组的组长，我曾和他打过交道，那时他还是少校。

如果不是事情关系重大，而且牵涉到国际间谍纠纷的话，他是绝不会在午夜亲自出动的。

我不想被杰克发现我也在这里，因为上次我和杰克所打的交道，并不愉快，而且，我有一个宗旨，我绝不牵入任何间谍斗争的漩涡之中。

我抱定这个宗旨是有道理的，那是因为，再凶恶的强盗、匪徒，他总还是人，在他的内心，总还有一丝人性。唯独特务、间谍，那却是绝无人性的“特种人”。唯其绝灭人性，而始能做特务，这种没有人性的“特种人”，我是一直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的。

所以，我便遵从了那两个便衣人员的劝告，退回到卧室中。

然而，我却用那具长程望远镜，和那具偷听器，伏在窗口向前看着，仿佛置身于现场一样。

可是那些工作人员，却只是做事，而绝不出声。

我看到十来个人，里里外外地搜索着，几乎将每一根草都翻了过来。

而那个死者，则被抬上黑箱车，由四个武装人员保护着，风驰电掣般而去。

我又看到杰克的面色，十分紧张，他除了发出简单的命令之外，什么话也不说。

声音最大，说话最多的则是陈天远教授。

他穿着睡袍，挥舞着双手，涨红了脸，用英语向杰克中校咆哮着，“此地的治安太差了，我在从事那么重要的实验，怎么可以没有人保护？如今，我刚有了一些成功，就什么都毁了，一个小偷，毁了震惊世界的巨大成就，发生在由你们管理治安的城市中，可耻！可耻！这真是太可耻了！”杰克中校绝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，但是这时，他却只是铁青着脸，并不发作。他冷冷地道：“如果你成功了一次，你就可以成功第二次的。”

陈天远更是怒气冲天，他大声叫道：“胡说！胡说！这是完全没有知识的话！你知道我在实验的是什么？我所实验的是别的星球生命的形成，你当我是在学习爱迪生试制电灯泡么，你——”

陈天远的咆哮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他并不是自愿停下来的，他的话，是被一声尖厉、可怖之极的惨叫声打断的。

陈天远和杰克中校两人，这时正在围墙之内，而那惨叫声，则是从围墙之外发出来的，所以他们两人，不知道墙外发生了什么事。

我的望远镜本来是对准了他们两人的，那一种惨叫声传入我的耳中，我立时想起了那将我自酣睡中惊醒的惨叫来。

两次惨叫声，当然是发自不同的两个人，但是其恐怖、

凄厉，令人毛发直竖的感觉则是一样的。

在那瞬间，我的心中，实是奇怪之极。第一次惨叫声，是那个死者发出来的，如果说，如今在有着三十个以上的警方人员工作着的现场，还会有凶杀案发生的话，那实是太不可思议了。

然而，不可思议的事，竟然发生了。

我一听到惨叫声，立即转过望远镜，向发声处看去。

几乎是在同时，一盏探照灯般灼亮的光芒，也照到了发出声音的地方。

那地方是一个十分深的草丛，可以说我是第一个看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。

我看到一个便衣探员，倒在草地上，他的手正竭力想伸到背后去，去按住他背后的伤口，可是，他的手臂却不够长。

从他背后伤口处流出来的鲜血，将半枯黄的草染得触目惊心。

而使得我双手发软，几乎连望远镜都跌下去的，则是那个便衣探员脸上的那种恐怖绝伦的神情。他的眼珠，几乎要凸出眼眶来，而他的口角，则可怖地歪曲着，流着发出泡沫的涎水，他的手指痉挛着，他的身子，则在缓缓地滚动。

我一眼看出这人活不长了，我连忙去观察四周围的情形。

那草丛离公路并不太远，而在草丛的四周围，又全是平地，在那些平地上，虽然有些土坑，但却也难以藏得下一个人。

探照灯已将周围的一切照得通明，我相信我听到声音

和看到那死者，相隔不会超过四十秒钟，可是这时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，却看不到凶手。

我从望远镜中，看那探员背部的伤口，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，那是一个深而狭小的伤口，一定伤及内藏，要不然，那探员不会在惨叫一声之后，便立即死去的。

那凶手实在太大胆了！

我几乎怀疑这是一个狂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正常的人，会在警员密布的情形下，去杀死一个探员的。

如果那不是一个人狂人的话，那么这个凶徒，就可能是一个身手灵活之极，而心思又缜密、狠辣到极点的人，他杀那个探员，是有意在向警方示威。

虽然我一听到声音，便立即循声去看，探照灯也立即照到了行凶的现场，但所谓“立即”，至少也有二三十秒，二三十秒对身手特别敏捷的人来说，是可以奔出一百多公尺的了。

那么，那凶徒就可以在没有探员的路面中穿过，隐入对面的草丛中，然后从容离去。

一想到这里，我又想起，在我发现第一个死者的时候，会有人在我的背后偷袭，而当我转过身来时，凶徒却已不见了。

毫无疑问，那向我偷袭的人，一定便是连杀两个人的凶徒了。

看杰克中校和许多探员忙碌的情形，他们显然是一无所获。但是我却掌握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，那便是：我曾经握住那凶徒的手臂，而当那凶徒挣脱时，我手心留下了几